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MOMENTS OF BEING

伍厚佳 著  
Wu Houjia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存在的瞬间

人民出版社

西方人文巨擘家回顾丛书

# 弗吉尼亚·伍尔夫

Wu Houkai 伍厚恺 著

存在的瞬间  
MOMENTS OF BEING



Virginia Woolf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董孟戎  
封面设计：周靖明  
技术设计：杨 潮

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

伍厚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4 字数 280 千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4541-7/I·682 印数：1-8000册

定价：18.00元

## 前 言

每一个试图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传的人，首先要受到她本人的挑战。她在写作《到灯塔去》期间曾不客气地说“传记家们总是假装他们了解别人”。

她甚至将她的每一个读者置于悖论性处境之中。在《奥兰多》里她告诉你：“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可是在1940年7月28日的日记里，她又说她的作品“每一部都朝那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上堆积一点，我则把它像假面具一样戴着在世上走”。

我们当然可以为她描绘一幅意识流小说大师的肖像，既然她首先是因此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她曾批评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女作家多萝西·理查森的意识流描写不能使读者

“置身于潜藏在这些表层下面的真实之中”；她在 1917 年写了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之后就再没有写过第一人称主观意识流小说；而且她的小说创作的形式风格也经历过曲折变化和剧烈转折。假如我们仅仅把她当作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家来描述，恐怕正是在“堆积”一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趁着当前势头强劲的女性主义思潮，自然可以相应为她描绘出一幅肖像，而且她所参与的妇女解放活动、涉及妇女问题的大量论著和众多小说以及她关于女性文学话语的思考，足以提供充分的材料。然而这位公认的女权主义先驱者却拒绝承认自己所持的是“女权主义”立场，甚至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十分反感。她本人就勾画过当时女权主义者的漫画像，我们一不小心也会给她戴上这样一幅“假面具”。

在探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思想文化观念时，当然不能忽视那个由剑桥大学精英知识分子组成的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然而有人却认为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这位核心成员是它的内部颠覆者，而且她本人也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过：“老是把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当作一种影响来仔细捉摸，很容易导致某些判断……它们毫无事实根据。”那么怎样的判断才具有“事实根据”呢？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象牙塔里清高孤傲的精神贵族。她的丈夫伦纳德就认为她是“最不具备政治性的动物”，她也宣称过“宁要蝴蝶而不要牛虻——也就是说宁要艺术家而不要改革家”。但当我们考察她的“局外人”立场的真实含义，并注意到她后期如何抛弃那座“倾斜的塔”、努力走向公众时，不免觉得人们对她存在着很深的误解。

我们甚至可以把她当作精神病学研究的对象。从家族遗传和

个人气质开始，追溯其早年心理创伤和婚姻生活缺陷，最后终于投河自尽，人们满可以在她的生平隐秘事实和作品的蛛丝马迹中去尽情挖掘。可是假如我们不能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她疯狂的病因和自杀的意义，给她描绘的肖像也必将是歪曲的和虚假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当然还有许多不同侧面，而且每个侧面都是如此复杂。不过，即使我们努力对它们一一予以尽可能真实的描绘，是否就写出了真正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其实她已明确告诉过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一个人。她在晚年谈论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的时候说过：“假如有人指出他显而易见的品质——他的正直，他的天真，他的可爱，他的绝对真诚——那他只是从一个整体当中挑选出了一些作为整体构成部分的单一品质；然而整体并不同于构成它的种种品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就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她发表过大量评论传记文学的文章，写过《奥兰多》、《弗拉西》、《罗杰·弗莱》等传记作品，她的其他许多小说也明显含有传记成分。在《传记的艺术》一文中，她指出优秀传记的品质是“能够给我们以创造性的事实；有繁殖力的事实；能启发和生育的事实”。

像《奥兰多》和《弗拉西》那样的狂放恣肆、奇崛怪异的“传记”，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写成的——前者中主人公不仅性别发生改变，生命也绵延近4个世纪之久，后者则通过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的一只狗来展现她的生平。

诚然，对于那样的天才横溢之作，凡庸之辈断断乎不可邯郸学步，以免弄得“匍匐而归”。本书作者所敢于希望的，只能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各个侧面尽量作细致的辨析，并进而探索其中潜存的某种共同核心，如她所说的在

“隐秘的深处”寻找某种“生命的模式”。作者对此勉力而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最后要说明本书写作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技术性难题。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简称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伍尔夫”，甚至为了标志女性特征而将这个中性的姓氏写作“伍尔芙”，然而本书中却不便从众。首先，她在婚前名叫弗吉尼亚·斯蒂芬，和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后才改从夫姓，显然不能自其出生时就称她“伍尔夫”。其次，碰巧伦纳德·伍尔夫本人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如果仅仅说“伍尔夫”写了什么书或讲过什么话，会让人不知道所指的是丈夫还是妻子。本书叙述中不得不以她结婚时为界分别使用两种全名，尽管这显得很累赘，却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然，反复出现冗长的全名不仅会使读者讨厌，作者本人在写作时也委实感到麻烦，因此在书中凡不致引起含混的地方都尽量使用本名“弗吉尼亚”。不过每当此时作者不免要假设，如果西方女性婚前婚后、生前身后都以本名立世，岂不简单而合理？弗吉尼亚在《三个基尼》里曾为女性鸣不平：“假如她嫁了一个外国人，根据法律她就会变成外国人。”如今因为西方男权婚姻制度给她打上的“伍尔夫”这个戳记，在中国竟然引起了作者和读者的如许烦恼，倘若她泉下有知，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 目 录

前 言	( 1 )
第一章 生命的根基	( 1 )
一、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贵族”之家	( 1 )
二、肯辛顿的书香和康沃尔的海浪	( 24 )
三、伤残的幼树	( 45 )
第二章 成长的蝶蛹	( 67 )
一、走向布卢姆斯伯里	( 67 )
二、婚姻生活与霍加斯出版社	( 89 )
三、文学的初航	( 107 )
第三章 “探索者与革命者”	( 128 )
一、“物质主义”还是“精神主义”	( 128 )



二、碎裂的光与影：《雅各的房间》 .....	(156)
第四章 “生命”三部曲 .....	(181)
一、《达罗卫夫人》：生者与死者 .....	(181)
二、《到灯塔去》：顿悟的瞬间 .....	(211)
三、《海浪》：永恒的潮汐 .....	(241)
第五章 女性的声音 .....	(271)
一、变性狂想曲：《奥兰多》 .....	(271)
二、对立 - 融合 - 超越 .....	(294)
第六章 变奏与终曲 .....	(322)
一、走向边缘 .....	(322)
二、纵身扑向死亡 .....	(349)
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与著作年表 .....	(372)
后 记 .....	(378)

## 第一章 生命的根基

### 一、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贵族”之家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出身：

那么我是谁？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莱斯利·斯蒂芬和朱莉亚·普林塞普·斯蒂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于1882年1月25日，是许许多多人的后裔，他们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我出生在一个亲友众多的大圈子里；我的父母虽非富豪，却也家道殷实；我出生在一个人际交往频繁、文化修养优越、热衷写作、喜欢游览、擅长语言表达的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里。因此，假

如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在这里不仅写我的母亲父亲，而且写伯叔姑姨、堂兄表妹之类或者朋友们，自然是可以用大特写的。<sup>①</sup>

对于弗吉尼亚所出生的这样一个家族，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的传记作者诺埃尔·安南从斯蒂芬家族的前人那里借用了一个词来加以形容，即“一个知识贵族之家”。这个知识贵族阶层是在19世纪初开始在英国出现，而在维多利亚女王<sup>②</sup>时代形成的：

某些家族建立起一种智力优势地位，其子女之间开始分享职业和学术圈子的收获物。这些孩子内部通婚，并形成一個由富于才能的男女们组成的阶层，将才智卓著的人吸纳进这个圈子里。<sup>③</sup>

弗吉尼亚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贵族”之家。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的前妻是与狄更斯齐名的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的女儿，其后妻、即弗吉尼亚的生母朱莉亚则出自帕特尔家族。无论斯蒂芬家族、萨克雷家族还是帕特尔家族，都具有英国“知识贵族家族”的特点：它们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其成员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从事法律、教育、写作或在政府

---

① Virginia Woolf, 'A Sketch of the Past', in *Moments of Being* (Jeanne Schulkind ed., Hogarth Press, 1985), p.65.

②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 ——1837-1901 为英国女王。

③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 (Chatto & Windus Ltd., 1996), p.51.

中担任公职；家族中的几代子女大多与其他门户相当的家族相互通婚，亲戚中不少是著名教育家、医生、大学教授和校长、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和作家；这些家族彼此之间来往密切，并与其他姻亲家族以及整个知识阶层圈子发展社交关系。例如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亚的姨父卡梅伦和普林塞普的家都是当时文学艺术界和政界名流聚会的著名处所，与弗吉尼亚家时相往来的亲友许多也是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

弗吉尼亚在《往事杂记》里这样说到她父亲的家族：“斯蒂芬家族一只脚跨在克拉彭教团里，另一只脚则跨在唐宁街。”<sup>①</sup>唐宁街是人们熟知的英国首相的官邸，大英帝国政府的代名词，而“克拉彭”教团（The Clapham Sect）则是一个福音派（英国低教会派）的组织，因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聚居于克拉彭公地而得名，其成员在信仰上属于清教徒，被敌对者嘲弄地称之为“圣徒”。克拉彭教团的领袖是威廉·威尔伯福斯<sup>②</sup>，主要成员有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扎查里·麦考莱（Zachary Macaulay）和莱斯利·斯蒂芬的祖父詹姆斯（杰姆）·斯蒂芬。

克拉彭教团本身就是一个英格兰知识贵族集团的缩影，同知识界和政府的各个领域之间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它的成员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兴趣，因为对正义的信仰和对奴役的憎恨而互相吸引到一起。詹姆斯爵士说过，他们在守卫布道坛、写作和进行议院活动的目的是要向“无论是法律还是习俗都不认可的一切形式的不公正”展开斗争。

<sup>①</sup> Virginia Woolf, *Moments of Being*, p. 108.

<sup>②</sup>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英国著名思想家，博爱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

莱斯利·斯蒂芬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和同情心的英国律师，后来成为议员和英国大法官法庭的法官，其著名小册子《伪装的战争》（War in Disguise）对1812—1814年英美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曾在西印度群岛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奴隶制的残酷深感震惊，并开始与英国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通信。1788年冬季回到英格兰时，他会见了威尔伯福斯，并提出愿意为废奴运动提供有关奴隶制残暴行为的证据。自此他成为了威尔伯福斯的密友和教团的中坚分子。在前妻南茜·斯坦特去世后，1800年他娶了威尔伯福斯的妹妹萨拉为续弦。斯蒂芬一家和威尔伯福斯一家以及教派其他成员一起住在克拉彭公地上，据说萨拉把除10英镑之外的全部财产都捐给了慈善事业，自己则经常穿得破破烂烂地大摇大摆到处走。

斯蒂芬家族同克拉彭教团还有另一层关系。克拉彭教区长约翰·维恩是这一教团的另一位领袖，他父亲亨利·维恩所写的《人的完整职责》（The Complete Duty of Man）一书，被克拉彭教团所有成员视为福音派神学的经典阐释。而约翰·维恩正是莱斯利·斯蒂芬的外祖父，莱斯利·斯蒂芬的母亲简·维恩就是约翰·维恩的女儿。

詹姆斯·斯蒂芬生有七个儿子，均从事法律。莱斯利·斯蒂芬之父亦名詹姆斯，出生于1789年，在剑桥读书，学识深厚，后来成为很成功的律师。他还做过政府的殖民部高级官员和贸易部顾问，富于社会良知，主张殖民地解放，经常与殖民地英国总督发生矛盾。

莱斯利·斯蒂芬的父亲生有四子一女，莱斯利为幼子。长、次子皆从克拉彭教团家族取姓，分别叫赫伯特·维恩和弗兰西斯·

威尔伯福斯，均未及成年而早夭。三子詹姆斯·菲兹杰姆斯先后在伊登公学和剑桥求学，做过记者，后为法官，主张法律改革。其子女分别成为法律学家、法官和剑桥大学导师，其中一个女儿凯瑟琳担任了纽南姆女子学院的校长，弗吉尼亚日后曾在那里教书和演讲。

莱斯利的妹妹叫卡罗琳·爱米丽亚，弗吉尼亚叫她米莉姑妈。米莉姑妈与莱斯利的岳父萨克雷家的姐妹们是好友，又是弗吉尼亚生母朱莉亚的姨妈卡梅伦家的常客。她对莱斯利一家极好，尤其是在莱斯利前妻去世和他再婚前，她经常来照顾他和女儿劳拉。1904年弗吉尼亚在父亲去世后精神崩溃，就是到她那里才得以治疗恢复的。卡罗琳不为习俗所囿，终生未婚，写了许多著作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对弗吉尼亚影响很大。同样对弗吉尼亚一家多方照顾并对她的思想有所影响的还有一位女性，即萨克雷的长女、莱斯利前妻哈丽特的姐姐安妮·伊莎贝拉，斯蒂芬家的孩子们称她为安妮姨妈。她是一位女作家、萨克雷著作编辑者，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夜与日》中的希尔伯里夫人即是以其为原型的。

莱斯利·斯蒂芬（1832-1904）本人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编辑。他在贵族化的伊登公学读书，做过牧师，30岁时成为剑桥大学教师，后来因为公开坚持自己在哲学上信仰不可知论而脱离教会和剑桥大学，成为一个报刊撰稿人、编辑和作家。他在1871-1882年间长时期担任《康希尔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主编。他一生著述甚丰，共写过21本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科学与伦理》（Science

and Ethics) 和《英国文学家》(English Men of Letters) 丛书中的若干专著均发生过相当影响。尤其是他于 1882 - 1891 年间主编的《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被称为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因为卓越的学术贡献, 他于 1902 年获封爵士。

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亚所属的帕特尔家族, 也像斯蒂芬家族一样有殖民地政府的渊源。曾祖父托马斯·帕特尔的几个女儿均婚配加尔各答的英国绅士阶级, 而朱莉亚的祖父詹姆斯·帕特尔则是孟加拉殖民地官员。弗吉尼亚还从母亲那里承袭了法国贵族血统并引以为骄傲, 因为朱莉亚的祖母阿德琳的先祖有法国骑士勋位, 其父曾任路易十六宫廷卫队的军官, 做过王后玛丽·安东内特<sup>①</sup> 的侍臣, 据说还是她的情人。法国大革命时期, 他在刑场上目睹了安东内特王后被送上断头台, 后来逃往印度。弗吉尼亚在《达罗卫夫人》里写萨利·赛顿的祖上是安东内特王后的侍臣, 彼得·沃尔什从印度归来, 宴会上一位帕里小姐长期在印度生活, 在《海浪》里写波西弗赴印度并死在那里, 这些情节显然都和家族背景有联系。

朱莉亚的祖母出生在印度, 在当地与詹姆斯·帕特尔结婚。祖父去世后, 祖母携 7 个女儿回到伦敦。帕特尔家七姐妹依次为艾德琳(年轻时即去世)、朱莉亚·玛格丽特、萨拉、玛丽亚、路易莎、弗吉尼亚和索非亚, 均以美丽多才而著称社交界。弗吉尼亚和索非亚都嫁给了贵族, 弗吉尼亚的丈夫是一位伯爵, 她的两

---

<sup>①</sup> 玛丽·安东内特 (Marie Antoinette, 1755 - 1793)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于断头台。

个女儿后来也分别嫁给了贝德福德公爵和亨利·萨墨塞特勋爵。萨拉的丈夫、东印度公司董事索比·普林塞普是一位波斯学学者，朱莉亚·玛格丽特的丈夫、印度最高法院律师查尔斯·卡梅伦也具有很高的古典文化教养，而朱莉亚本人后来则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女摄影家。

卡梅伦的家是伦敦的一个重要社交中心，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学者。萨拉和丈夫也在白色的乡村寓所“小荷兰屋”（Little Holland House）建立了一个典型的“知识贵族”阶层的社交沙龙，接待许多政界和文艺界名流，包括桂冠诗人丁尼生，作家萨克雷，诗人勃朗宁，画家瓦茨和霍尔曼-亨特，画家和设计师伯恩-琼斯，文艺批评家和社会改革家罗斯金，政治家和小说家、曾任首相的狄斯雷尼，政治家、曾四度任首相的格拉斯通等人。莱斯利的妹妹、弗吉尼亚的米莉姑妈既与萨克雷家的姑娘是好友，也是卡梅伦家小圈子的成员。萨克雷一家和莱斯利·斯蒂芬一家就是在此互相结识的，莱斯利·斯蒂芬的前妻米妮也是在这里与朱莉亚成为了朋友。

帕特尔家的四女儿玛丽亚就是朱莉亚的母亲，和丈夫约翰·杰克逊共生了3个女儿，朱莉亚最小。大女儿艾德琳·玛丽亚与丈夫亨利·哈尔福德·沃恩生有一子三女，儿子威廉·沃恩娶英国诗人、作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女儿玛奇·西蒙斯为妻，她在瑞士长大，性格自由浪漫，是弗吉尼亚的密友，也是《达罗卫夫人》中萨利·赛顿的原型。朱莉亚的二姐玛丽·路易莎（即弗吉尼亚时常提起的玛丽姨妈）嫁给了威尔士亲王的导师和私人秘书赫伯特·费希尔，生养了十一个孩子，其中一个的名字也叫赫伯特·费希尔，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这些表兄弟与弗



吉尼亚家有很密切的往来。

朱莉亚出生于 1846 年，她拒绝了很多出身高贵、才能出色的年轻人的求婚，却在 1867 年选中了一个被她偶像化了的漂亮而平凡的男人、律师赫伯特·达克沃思。丈夫婚后仅 3 年多就去世了，撇下年仅 24 岁的妻子、不足 3 岁的儿子乔治和 1 岁的女儿斯特拉，还留下了一个遗腹子杰拉尔德。据斯特拉告诉弗吉尼亚，母亲常常去赫伯特·达克沃思的坟墓上，纵身扑到，久久沉浸在无言的哀痛中。5 年之后，莱斯利·斯蒂芬也经历了丧偶之痛，妻子米妮在生了女儿劳娜后，于 1875 年第二次生产时因早产而去世。妻子死去的那一天正是莱斯利·斯蒂芬生日，因此他终生不复庆祝自己的生日，可见他的哀伤之深。朱莉亚本来就是米妮的朋友，对莱斯利素来钦佩，这时便常来安慰莱斯利。因共同的丧亲之痛而产生的相濡以沫的情感，促使他们的心灵接近了。莱斯利与朱莉亚在 1878 年 3 月 26 日结婚，这时，朱莉亚已守寡 8 年，莱斯利也已鳏居了 3 年了。

除了莱斯利与前妻的女儿劳娜和朱莉亚与前夫的 3 个孩子之外，他们又相继养育了 4 个孩子，即弗吉尼亚的姐姐范尼莎、哥哥索比、弗吉尼亚和弟弟艾德里安。这 8 个子女中，除劳娜（1870-1945）自幼即患精神疾病、斯特拉（1869-1897）和索比（1880-1906）去世过早之外，都有相当成就。乔治·达克沃思（1868-1934）在著名的伊登公学接受了良好教育，在社会阶梯上登攀得颇为成功，做过奥斯汀·钱伯伦<sup>①</sup>的私人秘书，后来

<sup>①</sup> 奥斯汀·钱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1863-1937）——英国保守党议员，1903-1906 年任财政大臣。